



# 追逐彩虹的女人

王雪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追逐彩虹的女人

王雪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逐彩虹的女人 / 王雪峰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

ISBN 978-7-5006-8537-1

I.追…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2413号

---

作 者: 王雪峰

责任编辑: 杜惠玲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 编: 100708

营销中心: 010-84039659

编辑中心: 010-64034349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26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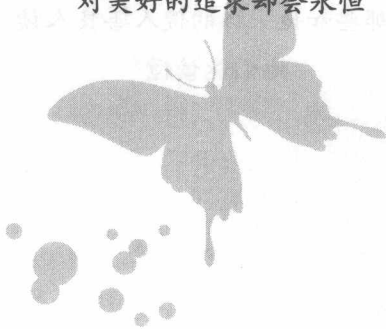
定 价: 29.80元

---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

那追逐彩虹的女人  
你不要唤醒她  
让她有梦有幻想  
彩虹不会永恒  
对美好的追求却会永恒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series of overlapping, wavy, light gray lin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there is a cluster of dark gray circles of various sizes, resembling bubbles or ink splatters.

她是笨鸟  
且失去了早飞的时光  
她的笔老了  
但她的心不甘  
即使是垂老的笔  
也要写出有生命的心  
给那些和她一样的傻人善良人读  
他们能读懂

目录

第一部

春雨初晴

|  
001

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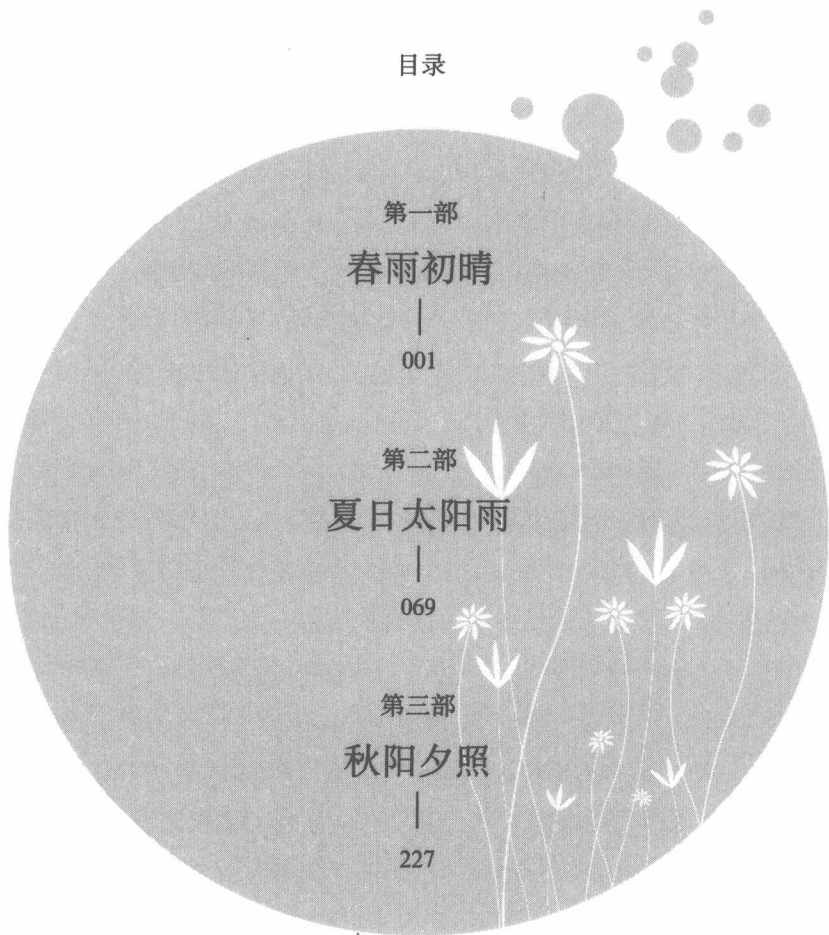
夏日太阳雨

|  
069

第三部

秋阳夕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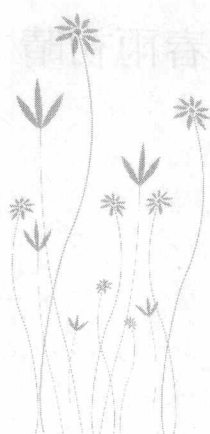
|  
227





第一部

春雨初晴



“主婚人——蒋科长，证婚人——纪处长……”司仪拿腔拿调的。

营区一间不大的新房，门口一堆军人铆足了劲往里挤，嘴里嚷嚷着：“让我们进去！进去！”

司仪换了个口吻扭过头冲着门口说：“外面的宾客不要拥挤了，过十分钟一拨一拨轮流进来……”

新娘丁若水和新郎林耀刚相视一笑。他俩事先商量好了，尽量赖着少表演节目。拖时间，拖足时间就过关了。

让介绍恋爱经历，问谁追谁，若水含糊其辞，耀刚只知道说是我追她。咬苹果时，拜托拿苹果的人没有太难为他俩。让若水最为难的，是和耀刚站在窄窄的长条凳的两端，要求两人交换位置，僵持了很久，仍然完成不了规定动作。性急的观众当起了教练，有的说看见别人是怎么怎么做的，有的干脆自己站在长条凳上做示范，还邀请别人上来配合，乐得大家前仰后合，说还没轮到你呢！之后，耀刚和若水重又站在长条凳上傻笑着犯愁。突然，就在若水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耀刚连抱带拽把她弄到另一端。“噢——”哄笑声掌声跺脚声响成一片。

送走宾客，简单收拾一下，已是子夜时分。

冬日的夜晚，更显静寂。

耀刚和若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可以清晰地听到他咚咚的心跳，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想起耀刚曾经要看她的裸体，为了新婚的幸福她没同意，如今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慢慢仰起头，脸上泛着光泽。他忘情地吻她的唇、面颊、眼睛，摸索着解她的扣子却解不开。她笑他笨，他不恼。她解开了两颗，他只解开了一颗。他干脆看着她解，不时地用手拽一下这，拉一下那。性急的人千万不要在冬季结婚，耀刚此时觉得冬季的衣服如同舞台上的层层大幕，拉开一层，还有一层，

再拉开一层，却还有一层，总也拉不完，不得一睹心上人的丰采。

终于，她把自己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

他望着她白如凝脂的胴体，微翘的双乳，纤柔的腰肢，为美而震撼，竟致无言。

“喜欢吗？”

“太美了，比我想象的还美！”

他抱起她，轻轻地放在床上，轻轻地爱抚。大大的手掌没有完全接触肌肤，像是悬浮在肌肤之上，像是唯恐碰碎了艺术珍品。

突然，他周身热血沸腾，目光饥渴焦躁，喘息急促起来。他迅速脱掉自己的衣服，急切地想得到幸福的甘泉，却又有些不知所措，不得其门而入。

若水是知道的，每个月都有鲜血从那里流出，而且一次书店来卖书，每个女兵都买了一本薄薄的《青春期卫生》。不过，她没好意思拿给耀刚看。这时，看到他急不择路的样子，她却不知道怎样对他说才好。

就在她犹豫的一刹那，听到耀刚“啊”的一声呻吟，便有一股热泉喷在她腿内侧，他随之倒在了她身边。

“怎么……哎！”他叹了一口气。

看到耀刚沮丧的样子，她摩挲着他宽宽的背，轻声安慰：“没关系，再试试。”

“不行了，不能连着。”

他们把两床被子搭在一起，相拥而睡。

凌晨时分，若水被耀刚吻醒了。他又躁动起来，呼吸有些急促。

“告诉我，告诉我。”他央求着。

“听说过神秘的处女膜吗？想看吗？”她想告诉他幸福之门的所在。

“不看了，不看了。”他喃喃地回答。他已经燃烧得焦渴得顾不得了，而且从不怀疑她的贞洁。

“只有初夜才能看到，以后想看也看不到了。”

似是这话起作用了，他拿出最后的耐心去寻，幸运地看到了，那薄膜隐在幽洞中，泛着柔和的光，美妙诱人。

他不再犹豫，乘着青春的激情，策马扬鞭，一往无前。紧张与快意，疼痛与甜蜜，胶着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他迅疾地奔跑，追赶着幸福，很快便登上了顶峰，她也被幸福的激浪裹挟着抛向云端。

心满意足的耀刚很快睡着了，若水却没有很快入睡，微痛和酥软的感觉延续着……

耀刚一个翻身碰着了若水，醒来发现她还没睡，揽着她的肩问：“怎么不睡，在想什么？”

“没想到，结婚真好。”

“我也幸福极了。”

“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觉得幸福。哪怕不回北京，留在这里，或者去景德镇。”

“别说傻话，咱们还是得回北京。北京是首都嘛，哪里能比得了。再说，爸爸妈妈也舍不得你这个宝贝女儿呀。”

“反正我要和你在一起。”

“那当然，你是我老婆嘛。”

“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很快有孩子吗？男孩还是女孩？”

“那得问你。”

“问你。”

“问你。”

“就问你。”

“反正不管男孩女孩都要上大学，出国留学。”

“对，读硕士、博士。”

丁若水和林耀刚初中没毕业就到云南当兵了，他俩做梦都想上大学，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孩子了。

耀刚翻了个身又睡了，若水还是睡不着。三年前蒋科长撮合她和

耀刚的往事在脑海中回放……

1978年的雨季，比往年来得都要早些。大田里的秧苗绿莹莹的令人心醉，山坡上的野花星星点点引人遐思。

低着头走向科长办公室的丁若水忽然发现，长在水泥路面裂隙里的一棵蒲公英也开花了。是的，在这如花的季节，逢了春雨，每一朵花都有开放的权利。快到了，丁若水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领导要和她谈什么。

蒋科长挺直腰板端坐在办公桌后的木椅上，靠背对于他永远是多余的。他四十多岁的年纪，紫铜色脸膛，嘴角总是向下撇着。蒋科长的谈话照例是从肯定成绩开始的，丁若水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她目光落在面前的桌子上，茫然地等待着“但是”后面的正文。

“但是，为什么还不谈个人问题呢？”

科长浓重的沧州口音把“呢”发成“妮”的音，而且拖得很长，好像是在说“为什么还不谈个人问题你——”

丁若水心里一激灵，万万没料到科长会提这事，又有什么风言风语了不成？

“是不是不打算在部队长期干呀？是不是想上大学找别的出路呀？部队需要你嘛！这么多革命战友，就没一个看得上的？太挑了吧？”

这一连串的问号，令丁若水如坐针毡，想立刻走开又不敢，目光移向抽屉把手一小块掉漆的地方。

看到丁若水拘谨无措的样子，科长收起了暗藏批评的口吻，转而亲切又耐心地说：“不好意思啦？这有什么。白玲、古天远他们战士谈恋爱违反规定应当受到批评，但是你提干两三年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我看林耀刚不错，他技术好，业务工作好……”

丁若水听着听着开始走神。前两年几个战士谈恋爱，处里开批判会她没发言，后来在党支部会上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现在她没有谈恋爱又有不安于位之嫌，革命形势变化真快呀！又没跟上呀！对了，党小组会上也有人指出林耀刚没在批判会上表明态度说明他不积极要求进步。

“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林耀刚这好那好，为什么不是党员？”

“啊，你是党员他不是，有点不合适。不过我们也可以抓紧做工作，你也可以多帮助他嘛。”科长特别地语重心长。

最后，禁不住科长再三追问，丁若水红着脸憋出一句话：“我考虑考虑。”

丁若水所在的123部队营区，坐落在一个簸箕形的山坳里。工作区对面是篮球场，西边是食堂、开水房、澡堂、车库，东边顺缓坡而下是一排一排的集体宿舍楼、家属楼和卫生室，山上坡下有几片菜地，分给各个科种着。出了营区是老百姓的大田，再往南就是通往县城和省城的公路，可以望见远处的仙女湖和象鼻山。

丁若水走出军营，下意识地田野走去，风儿吹在脸上微微有些凉意，憋闷的心情随之舒展了一些。

平日，她心绪乱的时候，想清静的时候，或是没来由的就喜欢去田野，找个僻静的地方独自坐着，望着蓝天白云，看着庄稼小草，想些什么，或是什么都不想。那感觉，有些安闲，有些忧伤，有些莫名的惆怅。

每当这时，每当在大自然中独处之时，她那清秀的面庞便格外静美。那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肤色白如凝脂，眉毛浓淡适宜，睫毛长长的，一对深潭似的眸子嵌在深深的眼窝里，鼻子笔直，嘴唇生就的红润，疑是用了唇膏。透着洋气的脸再加上略微卷曲的头发，使得多少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你是汉族人吗？”上小学的时候，看了《冰山上的来客》，同学们觉着她像维吾尔族人，叫她古兰丹姆。上中学的时候，看了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同学们又叫她米拉，淘气的男生干脆说她里通外国。也许，她真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世之谜。

现在，丁若水又来到老地方坐下，顺手揪了根小草胡乱编着，思绪也胡乱地飘着。

林耀刚和丁若水同一批兵，现在同一个科同一个组，天天见面，说不了解是瞎话，可要一下子说清楚也很难。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黝黑的皮肤泛着光泽——哦，那次赛篮球他在边线发球，离丁若水很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那面庞，可以说是相当标准的军人面庞，眉目显着英武，口鼻透着正气。可到底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呢？不清楚，没正眼仔细看过。咳，谁让丁若水和男兵说话的时候，目光总不敢看着对方呢。当初在训练队培训的时候，加班练兵没见过林耀刚的影子，到结业考试的时候他突然就名列前茅了。没脾气，人家就是聪明。不过，科里政治学习的时候，坐在丁若水对面的林耀刚，几乎永远是盯着报纸看，不到万不得已不发言。大家好像不约而同地有个印象，觉得他政治上不太成熟，或者说政治热情不高，是个老业务头子。听说他父亲是江西“三线”工厂的工程师，也许有些关系吧。林耀刚比起那些工农子弟，要显得文雅一些，比如喜欢在小本子上抄抄写写，沉默寡言，从不说粗口，穿戴比较整洁，偶尔还露点时髦。军帽前面别帽徽的地方总是抻得平平整整的，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皱皱巴巴地塌着。在篮球场上，人人一身“大众蓝”的翻领球衣，唯独他领口是带拉链的，据说是他姐姐寄来的，后来就有几个人去缝纫社学着把领口安个拉链。这些年，每天早上起床号吹过都是林耀刚带操记考勤，丁若水从来不敢缺勤，她不愿像有些女兵那样每个月例行公事似的请几天假，怕被林耀刚在内的男兵看出来。前阵子值班没事时，林耀刚他们挺愿意听丁若水讲牛虻、丹柯、叶尔绍夫兄弟的故事。文艺演出跳舞的时候，林耀刚和丁若水经常被安排成最先出场的一对……所有零碎片段的记忆都无法整合丁若水对林耀刚的印象，或者说，都没有让她感到林耀刚和自己之间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还有，最出格的一次接触，是在仙女湖……

那天傍晚，风云突变，深灰色的云层渐渐压过来，丁若水赶紧掉头向相距两三百米的岸边游去。一般遇到风浪，可以顺着浪向上向前游，也可以钻过浪去。可这时阵阵小风吹得水面泛起层层小波澜，噼里啪啦不停地打在脸上，找不到换气的空隙。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看到远处人们都上岸走了，就剩下自己了，丁若水心里不由得开始发慌，她多么希望人们能发现自己呀！悔不该往里游太远。突然，听到身后有划水声，她扭头看到侧后方有人，是林耀刚！他游到平行的位置，说：“别急，游两三下再换气。”也许是有人在一旁心里有底了，也许是情绪稳定一些了，总算渐渐地找到了换气的节奏。游到湖岸的时候，已经下起了小雨。丁若水匆匆穿好外衣，发现早已收拾停当的林耀刚还没走，显然是在等自己。两人以急行军的速度往营区赶。那时，没有恋人关系的男女如果走在一起，一定会招来议论的。出于这种顾虑，快到营区时，林耀刚说你先走吧。丁若水也不知说什么好，挺尴尬地说了声“谢谢你”就走了……

丁若水想，相处七年了，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就说明什么也不存在。或者，林耀刚和自己一样都是无辜的，纯粹是领导意图。

对了，若水还记起杜鹃曾经对她说，有一次林耀刚对白玲说想和她好，第二天又对白玲说我错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是空穴来风还是真有其事呢？如果真有其事，说明林耀刚喜欢白玲，而这次谈话是领导捏合。自己和白玲是好朋友，可不能添乱。等等看吧，只要林耀刚本人没表示什么，就不理睬他，也不答复领导。想到这，若水似乎踏实了一些。

一只大个头蚂蚁爬上了丁若水的袜子，刚把它赶走又上来三只。她赶紧站起来跺跺脚，赶走了蚂蚁，重又坐下来。

唉，这两年大事小事接连不断。

去年，不知哪阵风一刮，七一年这批兵不管干部还是战士，几乎都行动起来明里暗里谈情说爱。干部谈嘛，只是大家议论议论乐呵乐呵。

战士谈嘛，没被领导抓住算是万幸，被开批判会的那几位算是倒霉孩子。听说白玲先是和司机古天远好，每个月给他五元钱，后来她又陪干事古天遥深夜散步，古天远便穿着雨衣低姿匍匐跟踪。还有一男一女也被批判有些莫名其妙，据说是在一起议论同情白玲古天远他们，所以犯的是同样错误。

处里开完批判会没多久，有三五个女兵放在食堂的饭碗里三天两头出现黄色液体，端去医务所化验，结果是尿液。究竟是谁放的呢？怎么就能从全处百十号人的饭碗中认出那三五个女兵的饭碗作案呢？“饭碗事件”还没破案，杜鹃接早班，迷迷糊糊地又发现椅子上有米汤样的黏液蹭了一裤子，喝水的杯子里也有，拿去化验居然是精液！吓得胆小一点的女兵都不敢再单独一人去接早班。就在丁若水被批评“旗帜不鲜明”之后不久，科长通知她参加小范围的团支委会，帮教“水杯事件”的主角。五个团支委只有她一位女兵，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怎样和男兵坐在一起开这样的会，幸而后来帮教会取消才躲过一劫。还有很多事了，那段时间处里的流行语是“乱了精神”。

令人费解的是，部队多事的日子正当国家多事的日子。三位伟人相继辞世，唐山大地震埋葬了几十万人，诗抄杂文小道消息多得来不及传。处里的北京女兵们甚至私下议论，如果打起仗来南北割据，很可能连家都回不去了，说到动情处，大家抱头痛哭。幸好粉碎了“四人帮”，大家破涕为笑，不过，内心的漂泊感还是久久挥之不去。而且，眼看着边疆的形势日益吃紧，听说已在调动部队，谁能担保不动刀兵？谁又能料到会不会面临生离死别？不知与此有关无关，反正年龄相仿的战友们或复员或转业或调动，或恋爱或结婚或生子，猛然间丁若水发现自己是剩下的几个无归属者之一。她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男朋友。究竟为什么呢？她心目中的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她想起了亲爱的哥哥……

哥哥若山随父亲姓何，妹妹若水随母亲姓丁。若山比若水大两岁，

是她儿时的玩伴和保护神。兄妹俩相继参军以后，通信往来频繁。

1974年若水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总共十四天的假期用了五天去青岛探望哥哥。她下了火车，瞧见哥哥迎面走来。五年不见了，身着水兵服的哥哥个头比原来高了，肩膀也宽了，嘴唇上方长出了胡须，十九岁的若水竟然第一次觉得不好意思正视哥哥。她踟蹰不前的时候，哥哥大步走来，用手臂虚揽着她的肩，示意往出站口走。他们住在鲁迅公园旁边的小楼里，涨潮时离海水只有十几米。那是若水第一次看见大海，她感动得想哭。若水想穿哥哥的水兵服拍照，哥哥说，我教给你怎么穿。她奇怪穿衣服还要教吗？原来水兵服的上衣胸前有内衬，裤子前面有一块梯形的可以翻下来的前脸。

1976年春，若水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哥哥已经退伍当工人了。兄妹俩兴致勃勃地重游颐和园。

“快看！”哥哥站在画舫镜子侧面，抬起一只手臂和一条腿作飞行状，若水从另一侧看，人就双臂双腿飞起来了。他俩开心地笑了。这是他们儿时热衷的把戏。小伙伴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着去“飞”，若水老也抢不到，哥哥每次抢到都叫妹妹“飞”一会儿。

在昆明湖西部，若水又见到了美妙绝伦的玉带桥。那高而薄的桥拱，流畅挺拔的曲线，美得令人心醉。“我最喜欢玉带桥，形若虹，白如玉，好像还可以听到它奏出的旋律。”

“那一定是水的旋律。玉带桥下，正是玉泉山泉水注入昆明湖的入水口。颐和园好就好在‘虽由人作，宛自天成’。”

闻此言，若水一如既往地钦佩哥哥的博闻强识。

兄妹俩来到万寿山的后山。这里的建筑多半只剩下荒台废基，只有五彩琉璃的多宝塔仍然屹立在绿树丛中。哥哥想着妹妹累了渴了，就找了处石桌石凳让她坐了歇息，自己去小卖部排队买汽水。这时，又来了两位女青年坐在了旁边。

哥哥买回了两瓶北冰洋汽水，若水把吸管往汽水瓶里一放，